

- 人狼同居的荒漠野情
- 渴求性爱的孤独女人

野狼滩

● 陈礼 著

西部传奇系列之二

陈礼著



野
狼
滩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西宁

野 狼 滩

陈礼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6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ISBN 7-225-01129-4/I·226 定价:14.80 元

内 容 简 介

孤女子在祁连荒漠独自生活十二年，赤身裸体，无家无靠。她孤居玉石茅屋，拥有百万遗产，终被一游乡货郎人财两得。

逃荒女子为报救命之恩，竟然对六旬老人既叫“爹”又叫“情哥哥”。她给临终的情人用奶水洗面，使老人含笑而去，洒尽人间真情泪。

风流寡妇偷养野汉，大庭广众，不避嫌疑，大胆相爱。为守一份家产，她誓不再嫁，寂苦难熬，终遭人暗算。她活得潇洒，死得风流。

四姨太与被割掉生殖器的丈夫厮守数年，终难忍受挑逗性欲的酷刑折磨，死里逃生，与情人私奔雪山荒漠。从此她淫欲无度，放纵野情，对男人施行疯狂的性报复。

这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描写西部女人性爱心态、粗犷野情的长篇佳作。作者动用他几十年对西部生活的积累，以饱满的笔墨，浪漫的情调，写实的手法，着力刻画出四个不同遭遇，同一命运的女性形象。

男人需要女人，女人更需要男人。

目 录

- 第一章 富有的孤独女人 (1)
- 第二章 被狼围困的货郎 (16)
- 第三章 红樱桃儿女馒头 (32)
- 第四章 狼窝里的新欢 (49)
- 第五章 女人是祸水 (63)
- 第六章 红棺材活美人 (81)
- 第七章 傻妹投进憨哥怀 (98)
- 第八章 三担柴认下个干姐姐 (114)
- 第九章 风流寡妇哭五更 (132)
- 第十章 临死叫声情哥哥 (148)
- 第十一章 坟头飞起黑蝴蝶 (164)
- 第十二章 干姐的嘴冰糖水 (180)
- 第十三章 黄土地里的野合 (195)
- 第十四章 玉石垒起的茅屋 (210)
- 第十五章 一镐挖出个狗头金 (226)
- 第十六章 狼王咬断它的前腿 (241)
- 第十七章 花儿会上出风头 (257)
- 第十八章 小寡妇好骑个毛驴儿 (272)
- 第十九章 野蜂儿掉进肚脐眼 (288)
- 第二十章 娃是妈的个心蛋蛋 (303)
- 第二十一章 小叔撵走野汉子 (319)

第二十二章	山里的个野鸡娃	(334)
第二十三章	活得潇洒死得风流	(349)
第二十四章	傻妹是个处女	(363)
第二十五章	失落的红宝石	(374)

(1)	人女.....	章一第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第一章 富有的孤独女人

在祁连山深处，有一片开满马莲花的草滩。不知何年、何月、何人给起了个令人恐怖的地名——野狼滩。

顾名思义，野狼滩是狼群霸据的王国，是弱肉强食的魔域。然而，就在这方野狼盘踞的西部荒漠，有一间用玉石垒起的茅屋，孤零零座落在黑河对面的山崖下，里面住着一个采玉人的遗孤——狐女子。

这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尚未被人开发的处女地。

四面雪山环抱，阳坡坡开满烂漫的野花，阴沟沟长满苍松翠柏。山顶顶上的皑皑积雪，在盛夏的烈日曝晒下，融化成千条小溪，汨汨流下山去，在草滩里汇聚成一个明镜般的高山湖泊。

每到黄昏，天鹅、野鸭、大雁及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水面上游弋，泛起粼粼碧波。成群的黄羊、野驴、野马来到了湖畔饮水，追逐嬉闹，交媾繁殖。

芦苇荡里，随时会窜出一群野狼，偷袭、围攻、追逐温性的黄羊。黄羊以造物主恩赐的善跑功能进行自卫，惊得野马、野驴、野驼像团褐色的游云，朝着祁连山南麓奔驰而去。

就在这黄昏来临之时，赤身裸体的狐女子，便从她的玉石茅屋里披头散发地走出来。

她像只钻出洞穴的旱獭，伸个懒腰，打声哈欠，蹲在地上撒泡尿。然后，她站在茅屋前的黑河岸边，两眼瞅着西沉的太阳，“嗷嗷”大声嚎叫，像是在呼唤着什么。

残阳，像团燃烧的火球，朝着西天徐徐坠落。开满紫色马莲花的草滩，像是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笼罩着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

每当这时，狐女子仿佛看见，从那燃烧的太阳里，隐隐约约，走来一个躬腰负重的男人。

瞬间，她的情绪变得活跃起来，布满愁云的脸上，浮出了激情。她在傻笑嚎叫，手舞足蹈，急急趟过潺潺流淌的黑河，光着脚丫在草滩里奔跑。

她像是一只孤独的黑天鹅，张开双臂“嗷嗷”嚎叫，去追撵、去拥抱那快要落山的太阳。

然而，太阳总是那般无情。清晨从东方冉冉升起，黄昏朝西天徐徐坠落。狐女子的两条腿，尽管跑得飞快，甚至能撵上一只敏捷善跑的黄羊。但她却永远追撵不上，也拥抱不住留在她记忆中的男人——太阳。

狐女子出生在野狼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玉石垒起的茅屋，更没有走出过祁连山一步。她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更不懂得人和一切动物的区别。

应该说，她是太阳的精灵，她是月亮的化身，她是主宰野狼滩的女神。祁连山是养育她的母亲，赋予她健美的身躯，造就她原始的野性。

尽管她的爹和娘留给她许多价值连城的珍贵财宝，但她却仍然是一个最孤独、最可怜、最美的野女人。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春天。

一对年轻的逃荒夫妇，翻山越岭，进入祁连山深处，闯入神秘恐怖的野狼滩。

男人名叫石娃，饿得面黄肌瘦，像根在寒风中摇晃的芨芨草。

女人叫名祁玉儿，病恹恹，像个霜打的长把儿葫芦。

夫妻俩互相搀扶着，一路趑趄起起，摇摇晃晃地行走。石娃看见山坡上蹲着几只旱獭，懒洋洋地吃草、晒太阳，便丢下架在肩上的玉儿，朝着山坡上爬去，吓得旱獭钻进洞里。石娃顺着洞口往里刨，终于捉住两只肥肥的旱獭。

夫妻两个正在草滩里烧吃旱獭肉，遇见一位久居深山的古怪老人。

那老人无名无姓，独自一人在野狼滩生活了大半辈子。

几十年来，老人每日挖山不止，采得许多玉石，并饲养着一群羊和十几峰骆驼，全靠几只狗替他看护这些家畜。

采玉老人已年过六旬，满头蓬乱的银发，戴一顶破旧的“牛吃水”白毡帽。老人的身子骨非常健壮，穿着一件黄羊皮坎肩，腰里系着一根毛绳，赤着两条瘦长腿，光脚板穿着一双野牛皮做的尖尖头鞋，里面垫着松软的羊胡子草。

老人的右半边脸上，有一块紫红色的伤疤。既像是狼咬的，又像是刀砍的。歪斜的右眼发着蓝光，可怕得像头凶残的老狼。他

的左半边脸却黑红发亮，目光和善。既像个慈祥的笑笑罗汉，又像一头风蚀雨雕的怪兽。

老人年轻时，是个征服野狼滩的硬汉子，也可以说是祁连荒漠中的一头强悍的公狼。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如果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如果没有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是绝对无法生存下来的。

至于老人有何向往和追求，野狼滩没有第二个人，谁也无法知晓。这个秘密，只有老人自己心中明白。人只要有了某种信念，才能使他战胜一切，坚强地活下来。

于是，这位神秘的老人，用他毕生的精力、几十年的劳苦和血汗，在神秘而恐怖、极其富有的祁连山中，终于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财宝。如果说，老人把这些财宝带到大山外面去，用现在的说法，准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大款爷！他将享有不尽的荣华富贵，起码能过上正常人最富有的正常生活。

然而，这位采玉老人的性格，古怪得就像这方魔域似的野狼滩，神秘莫测，不可思议。他年轻时来自大山外面，对大山外面的风云变幻非常恐惧，甚至恐惧到非常怕见人。

有天，他远远看见几个骑马的地质勘探队员，吓得躲进山洞里，趴在洞口整整守了两天两夜。直到确信那几个勘探队员离开了野狼滩之后，这才解除了内心的警戒。

于是，神秘老人怀着某种愚昧的信念，固执得像头野牛，从不到山外去出售他的财宝，甚至卖掉一块玉石，或者说用玉石换来一些生活用品。他每天都在挖山采玉，寻宝石、淘金子。虽然

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和宝石，一生却过着孤独、贫穷、原始式的荒漠生活。

这天，老人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洞穴里，跟往常一样吃饱羊肉，喝足驼奶，扛着他那杆“三八”式步枪，用死灰埋住火种，钻出洞穴，朝对面深山走去。

不久前，他又发现了一座宝石矿，但他辨别不出那些宝石究竟是什么成色，也无法估量这些各色宝石的价值，甚至连宝石的品种都叫不出名来。但这些闪闪发光的宝石，有海蓝色的，有紫红色的，有墨绿色的，也有像猫儿眼睛似的，都非常好看，也非常珍贵。

当老人确认这是个非常丰富的宝石矿之后，他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在他还能动弹得了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宝石尽可能多采一些，藏在他早就为自己挖好的秘密墓穴里，死后像帝王一样躺在那些宝石上，在这祁连荒漠中才算没白活一场。

老人的那杆“三八”式步枪，几十年没有用过了。但他像刷牙和洗脸一样，每天都得用旱獭油擦一次枪膛，把一木箱子弹擦得锃明发亮。当年，他就是靠这杆枪征服了野狼滩，保护自己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主宰这方魔域的一头狼王。

老人不善于骑骆驼，喜欢这样悠悠闲闲地走路，两条瘦腿练得很有脚力。他从不伤害任何动物和野兽，甚至能与滩里的野兽和平共处。谁也别侵犯谁，谁也别伤害谁。在他看来，这地方比人群稠密的城市好得多。没有权利之争，没有私欲和互相残杀，更没有流血牺牲的恐怖战场。

这是一个极其安定的世外桃源，这是一个极其富庶的自然王国。他就是这个自由王国里的统治者，一切野兽都不敢侵犯他，更不敢越雷池一步。

老人早已是这个魔域里的成员。那些白唇鹿、黄羊、野兔、旱獭，见了他从不躲避，有时甚至在他面前跑来窜去。觅食的狼群，见了他也从不逃跑。尽管他的肩上扛着那杆曾经猎杀过它们祖先的枪。狼们只是远远站在草丛里，望着老人“嗥嗥”嚎叫几声。既像是在问候，又像是在诅咒。

老人沿着黑河朝下游走去，不知不觉来到一堆坟墓旁。

每天走到这儿，老人就觉得浑身疲乏，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就像走亲戚串门子似的，老人必须得停住脚步，盘腿坐在墓前的草地上，从肩上取下褡裢，拿出几坨腌羊肉供在坟前，又将羊皮袋里的驼奶洒在地上，然后一边吃羊肉喝驼奶，一边口里叨叨不休地与坟墓里的死者说话儿。

老人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若不与坟墓里的死者说几句话，天长日久，他定会变成一个哑巴。

坟墓里的死者，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活着的时候，曾与他深情厚意。他俩虽不是结发夫妻，但也称得上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

几十年前，老人把女人用马驮进祁连山中，两个人有过一段如漆似胶的风流韵事。尽管她是别人的妻子，曾与他私奔逃进这片荒漠，被暴风雪夺去了生命。但他仍然把她当成自己的爱妻，用红松打了一口棺材，把她的尸体安葬在野狼滩，陪伴她度过了几

十年。

老人时常在回忆那段甜蜜而辛酸的爱情。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几十年来，他在为她守墓，他在辛勤地劳动，决心要建造一座胜似帝王的墓穴，在他临死前与他的情人，躺在用玉石箍成的、铺满黄金和宝石的墓穴里。

老人在情人的坟前歇了一阵，站起身继续沿黑河走去。走着走着，老人突然发现，山冈后面袅袅升起一股白烟，隐隐闻到一股烧烤旱獭的肉香味。

老人愕然惊呆，几十年来，这是他第二次发现有人竟敢闯入野狼滩。

老人赶忙从肩上取下枪，“咔嚓”一声，将子弹推上膛。他躬着腰儿，像只敏捷的雪狼，很快爬上山冈，伏倒在山头上往下望去。他果然看见山冈下有两个人影，正围着一堆篝火，烧烤一只旱獭。

老人一向不允许任何山外来客闯入他的自由王国，更不允许外来人步入他的领域，破坏他平静的生活，掠夺他积攒了大半生的财宝。他要为保护野狼滩进行战斗，他要为保护他的那些财宝作出牺牲。

老人观察一阵，只见有两个人。他坚信自己完全能把这两个人赶走，甚至把他们全部枪杀在野狼滩。他用枪口瞄准其中的一个，觉得视线有点儿模糊，怕一枪击不准，反倒惊动了对方。

“唉！老啦！”老人叹息一声，提着枪朝山冈下摸去，别看他自叹不如当年，可在这陡峭的、布满古怪岩石的山冈上。他竟然

像只大头岩羊，绕着岩石跑下山冈，隐藏在一颗像雄狮般呲牙咧嘴的岩石后面，睁大两眼观察动静。

烧吃旱獭肉的那一男一女，正是石娃和玉儿。

石娃实在忍不住饥饿，像头饿狼似的，啃嚼着流着血水的旱獭肉。他脖子噎得一伸一缩，更是把那口半生不熟的肉咽下喉咙，打声嗝又呲牙撕下一块，嚼了嚼咕噜咽下喉咙。

玉儿见丈夫生吞囫囵咽，一把夺过早獭肉说：“你不要命啦？吃生肉会把人撑死哩！”

石娃一伸脖颈“咕”的打了个嗝儿，望着婆姨^①嘿嘿一笑说：“愣叫肉撑死，也比当个饿死鬼强。我说玉儿，咱就别往青海去了。我看这地方好风水，打野兔捉旱獭，也把人饿不死。”

玉儿嘴里嚼着旱獭肉，白一眼男人说：“这地方有啥蹊头，饿不死也得叫狼吃了。”

夫妇俩一连吃了两只旱獭肉，喝了一壶凉水，躺在草滩上睡大觉。石娃躺了半晌睡不着，一骨碌翻起身，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二指宽的报纸条儿，捏一撮旱烟卷了个喇叭筒儿，拿根燃烧的树枝点着烟，美美过了一口烟瘾。

玉儿仰躺在草地上，用手遮住阳光，不大会儿便睡着了。

夫妻俩自打进祁连山，走了半个多月的山路，一路挨饿受苦，早已累得散了骨架。玉儿一躺倒就再也不想起来，刚刚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突然觉得肚子里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双手捂着小肚子，在地上滚来滚去，杀猪般地直叫唤。

“哎哟……疼死我了……怕是肠子叫肉撑破了……”玉儿哭

着、叫着，满脸的冷汗直往下滴答。

石娃简直吓傻了。他一听婆姨叫唤肠子断了，一时不知如何处治。他慌忙双手按住疼得打滚的婆姨，一把撕开衣襟，用手掌在肚子上使劲儿按摩，不停地上下揉搓。

那个躲藏在岩石后面的古怪老人，端起枪欲要扣动板机，那只可怕的右眼突然一亮，看见那女人白生生的肚皮，瞬间打消了杀人的邪念。

老人看出是两个逃荒夫妇，觉得对他没有太大的威胁，便解除了警戒，提着枪绕过岩石，勾着腰朝逃荒人走去。

石娃揉搓了一阵婆姨的小肚子，使玉儿的肠胃疏通，放了两个响屁，肚子才觉得不那么绞肠子似的疼痛。

石娃这才松了口气，嘿嘿一笑说：“瞧你这屁放得多响，大概是雷公爷钻进肚子里了。”

玉儿伸手在男人的脸上戳了一指头，娇嗔地挖苦说：“你那屁才叫雷公爷发怒，一个响屁能把山震塌。”

石娃好多日子没跟婆姨亲热了，望着那两个燎人心火的白奶子，一下子爬在玉儿的身上，用他那满是黑胡茬的下巴，蹭着玉儿的脖颈，像吃桃儿似的在她脸上狂吻乱啃，痒得玉儿格格格欢笑。

石娃来了劲儿，一只手揉搓着婆姨的大奶子，一只手解开红裤带，一下子摸到那个地方。

“不……我没这兴头儿……”

“吃了旱獭肉有劲儿……我这火性儿旺着哩！”

玉儿只好进妻子的义务，让丈夫获得一次满足。渐渐的，她的身子在草地上扭来扭去，双手将男人紧紧抱住，接着是大口喘气，“哼哼唧唧”地叫唤……

望着两个在野地里做爱的年轻夫妇，老人的右半边丑脸歪曲得更加可怕，左半边脸上的肌肉在呼呼跳动抽搐。此刻，他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在坟墓睡了几十年的那个漂亮女人，也曾这样迎合过他，也曾这样给予他人生的快乐。

老人的两条瘦腿在颤抖，浑身一阵痉挛，两眼燃烧着欲火，如同一头发情的公狼。他忍受不了这种男女做爱的刺激，恨不得一枪崩了那个爬在女人肚皮上晃动的汉子。

但他毕竟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没等逃荒夫妇把事儿干完，使老人刚刚燃烧起来的欲火，便很快地熄灭了。

老人又回到岩石后面，坐下身背靠在岩石上，闭起双目，大口喘息。在老人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逃荒女人的那两个高高翘起的大奶子，耳边又传来女人只有在做爱时方能发出的那种声音。

这声音，老人已经几十年没再听见过了。此时听起来，就像另一个女人的声音。那是在他的强悍的暴力下发出的声音。

想起睡在坟墓里的那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孤独的老人眼眶里扑簌簌涌出两行泪珠。

此刻，老人深深感到孤独，感到活得可怜，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两条腿的野狼。

其实，他活得还不如一头公狼。狼在荒漠中尚能交媾，尚能繁衍后代。而他虽有许多珍贵的财宝，但却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那一天他真的断了气，谁来替他收尸？谁来帮他实现一生的夙愿——将他的尸体和坟墓里的那个女人安葬在一起呢？

于是，老人决定要设法收留这对逃荒夫妇。

只要将他的财宝分给逃荒人百分之一，他坚信这对来自山外的逃荒夫妇，在他死后定全按照他的遗愿行事，会把他和他的坟墓里的情人，一起安葬在早就给自己建造好的墓穴里。

老人等逃荒夫妇做完那种事儿，便站起身从岩石后面走出来，故意咳嗽了两声。

玉儿正在穿裤子，听见咳嗽声，吓得浑身一哆嗦。她抬头望去，见眼前站着个提枪的老人，吓得“哎呀”惊叫一声，手一松裤子滑在腿弯里，把她那不敢见人的地方，赤裸裸暴露在老人的眼前。

石娃着实吓了一跳，蓦地转过身来，两眼发怵地打量着这位既凶恶、又慈善的古怪老人。他赶紧系住裤带，忙用身子护住吓傻的妻子，随即在玉儿的大腿上捏了一把，悄声说：“快把裤子提上，啥都叫人看着了！”

玉儿这才如梦方醒，赶紧提起裤子，躲在男人身后，系住了红裤带。

其实，老人早已把玉儿的啥都看在眼里了。他把目光从女人的腿当中，缓缓移到男人的脸上，哈哈一笑说：“别害怕，我也是个人。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两个大概是从山外头逃荒来到野狼滩的吧？”

石娃结结巴巴地说：“你老人家没看错，我两口子的确是出门